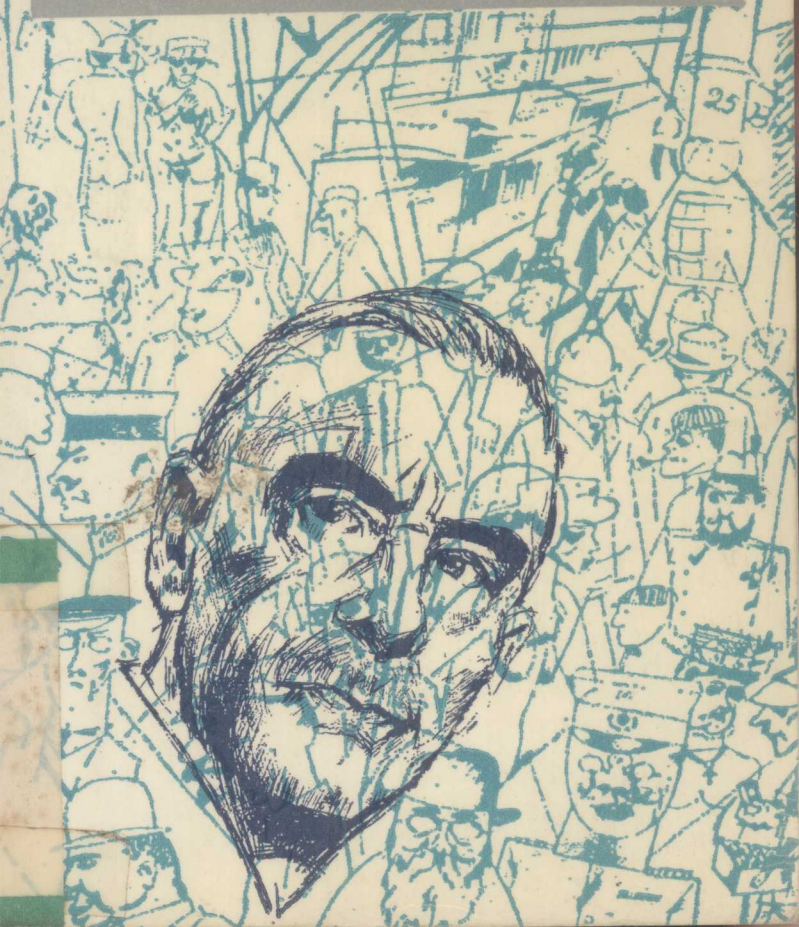


新知文库

托马斯·曼

克劳斯·施略特著 印芝虹 李文潮译



托马斯·曼

新 知 文 库 79

克劳斯·施略特 著

印芝虹 李文潮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袁 春

封面设计：宁成春

封面图：弗里特里希大街(石版画) 格罗兹作
托马斯·曼画像 宁成春作

Klaus Schröter
THOMAS MAN

· 新 知 文 库

· 托 马 斯 · 曼

· TUOMASI MAN

〔德〕克劳斯·施略特 著

印 芝 虹 李 文 潮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110,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5.20 元

ISBN7-108-00514-X/G·90

目 录

吕贝克	1
《春之风暴》与背离故乡	24
慕尼黑	35
罗马——帕莱斯特利纳	52
重返慕尼黑	67
追求	74
声名——责难	88
战争	98
德意志共和国	107
诺贝尔文学奖	115
流亡	124
不可动摇的一面镜子——歌德	140
美国：从世界大战到“冷战”	150
访问德国	168
引文注释	181
生平年表	189

同代人评价托马斯·曼	192
1975 年再版后记	196

吕 贝 克

1794年4月24日，自由及汉萨城市^①吕贝克“接纳了一位新市民”，“一个商人”，名叫约翰·西格蒙特·曼。5月9日这天，市政秘书为其签发了身份证。从此，一个汉萨名门望族的百年灿史揭开了第一页。

约翰·西格蒙特·曼是格拉勃一位礼服制作师的重孙。这位礼服制作师同时也是格拉勃市的议员，“生活得很富裕”，这在其家史里已有记载。他的儿子迁居到了罗斯托克，在那里开始经商，并有商船往返于海面。约翰·西格蒙特·曼，这位汉萨粮食公司的创立者，荣膺了曼代家族的第一个吕贝克头衔：“百尔根航海者协会会长”，这是一个行业组织，是这个帝国自由汉萨城市在中世纪的那种长期性、职业性团体在十九世纪的体现，除百尔根航海者协会以外，还有斯科纳航海者协会、诺夫古诺德航海者协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兄弟

① 德意志帝国时期直接从属于皇帝或国王的城市叫自由城市。吕贝克是最后被取消的自由城市。汉萨同盟是北德商业城市的联盟组织，成立于1358年，到三十年战争时解体。吕贝克同时也是汉萨同盟的重要城市之一。——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下同。

会。约翰·西格蒙特之后，由他的长子——代表荷兰经济利益的参议^①及市议会的成员——继承了汉萨粮食公司及其商号。老约翰的亲家，商人、参议，约翰·亨利希·马蒂，是个移居吕贝克的瑞士人，也是“城堡门前”那幢最漂亮的房宅的主人。约翰·西格蒙特不仅亲历了儿子的燕尔婚礼，而且亲眼看见了这对夫妇生下的四个孩子。可惜他未能继续目睹孙辈们走出的大相径庭的人生之路：1848年3月，他死于一场中风，当时正闹着革命风潮，据说这场中风就是在闹事的那些“雇员”的激怒下发生的。

曼氏家族的第一位吕贝克市民为其后代留下了实力雄厚的粮食公司，包括特拉佛河下游岸边的几座仓库，还有孟街上一座轩敞的房宅。孟街是条狭窄的，铺着“鹅卵石”的道路，它从圣玛丽教堂的山坡上下来，伸入这个城市的右隅，然后直奔特拉佛沙码头。在孟街这所房子的二楼，有一间装饰着“风景壁画”的客厅：一丛丛树木之间，一对对牧羊人午憩过酣；一座座村庄、一片片草地的背后，太阳似正沉落，一抹昏黄的余辉洒落在这片田园景致上。客厅的窗户很高大，正望见街对面那个出自另一时代的杰作：哥特式圣玛丽大教堂。这

① 参议，德语原文是 Konsul，这是当时外国赠与德国一些有名望的市民的一种荣誉头衔，参见付维慈译《布登勃洛克一家》上卷第3页注①。

是座雄伟的罗马建筑。从圣坛举目望去，越过三层尖顶拱窗，再循支柱向上，越过那敞开的扇形窗户，方才抵达朔方之塔。离开圣玛丽教堂，顺坡而下，穿过营业事务所到转运场的几百米路便是特拉佛河了。

在这儿，在这座位于孟街的城市公寓里，曼家的四个孩子长大成人了。伊丽莎白·曼，娘家姓马蒂，在丈夫去世、长子结婚后，仍旧独守着这所空房。她的长子，即商人，参议，并且日后作了议员的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出生于1840年；她的幼子名叫弗里德里希·威廉·莱普雷希特；两个女儿中应当提一下的是伊丽莎白·阿玛利娅·希波利塔，因为她早已作为冬妮·布登勃洛克而出了名。参议夫人很长寿，她既有福分享了这个家庭持续昌盛的欢愉，也于在世之年亲眼目睹了一些令人忧虑的迹象。女儿伊丽莎白与丈夫离了婚，第二个丈夫好吃懒做，又未给她带来幸福，令人大失所望。弗里德里希·威廉·莱普雷希特变成了个个性怪僻的浪荡公子，在吕贝克就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到了汉堡，在圣保利区又搞得饕餮高筑。而且，他根本不谙商务，于家业毫无助益。托马斯·约翰·亨利希与其正好相反，此时，他已成功地跻身于“尊贵的大人阁下”之列了，这种称谓体现了一种特权，在帝国的城市共和国历来只有其议员们才能享用。

城市共和国吕贝克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独立行政区。在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生活的那个年代，

产生过一部经过长期反复的修改才得以问世的宪法。根据这个宪法，国家的两个最高权力机构由议院和议会组成。该院体现了这个国家的自主权，市民向它和这个城市宣誓效忠。议院拥有最高主宰权和裁判权：任命法官和绝大多数官员，并主持其就职仪式；它拥有刑事豁免权，负责监督公有财产的管理，在十四个议员中，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担任的“税务议员”最有实权，比如在扩建吕贝克铁路的问题上，他的赞成票便起了一锤定乾坤的作用。

他是个知书达理，能言善辩的人，尽管他上学的时间并不长。为了出任J·S·公司的少经理，他不得不过早地中断了在老牌的卡塔琳娜学校的基础学业。他对公司的政务的管理都显示出一种审慎而干练的作风。他情趣高雅，爱穿伦敦西装，爱吸俄罗斯雪茄，还爱读法国小说，而当时吕贝克人眼中的文学家却只有埃玛劳埃尔·盖贝尔，以为只有盖贝尔的作品才真实亲切。在一些舞会、婚礼及婚礼前的欢闹之夜里，有位年轻的女子引起了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的注目。她“时而穿一身镶着白缎滚边的塔拉丹绿裙，佩白色饰带，头发上插一朵小小的野玫瑰；时而着一件点缀着蔷薇花蕾的粉红色抽纱针织裙，外面罩一层白纱，系一根春丽红饰带，轻柔的丝内衣上披着白色的，也镶有缎子小滚边的网眼衫”。这，就是十六岁的尤莉亚·达·席尔瓦—布鲁恩斯。她是随姑奶奶出来的，在“整个吕贝克”都有

亲眷，在各种喜庆场合，她“总是尽情地跳，光彩夺目，鲜花都拥向她”，因为她本人比她的衣饰更加美丽。一年半之后，1869年，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与尤莉亚·达·席尔瓦—布鲁恩斯举行了婚礼。他俩在贝壳洼——与孟街平行，也是顺坡而下伸向特拉佛河的一条街，有一幢新房，婚后，这对新人就搬进了自己的新居。此后，五个孩子先后来到这个世界上：1871年3月27日，路易斯·亨利希出世，1875年6月6日保尔·托马斯；他们之后是1877年的尤莉亚，1881年的卡拉，以及议员去世前两年，1890年降生的维克多·曼。

托马斯·曼对自己的童年时代充满了“怀念”¹，把它称为“幸福的”时期。他多次提到自己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十二点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并且不是在贝壳洼父母的那幢新宅里，而是于郊外一所为避暑租下的小花园中（这两处房子自从世纪更替以来便不复存在，议员的房子改建为办公楼了）。照料孩子们的是一位“姑娘”²，她一直仔细保存着那件托马斯·曼记念描绘过的“十分漂亮的”玩具：“那小店铺，配有柜台和秤，真是棒极了，特别当它崭新的抽屉里塞满了来自殖民地的农副产品的時候。还有那谷仓，正好和我父亲在下面特拉佛河畔的那些一模一样，就连成包成捆的货物与传送货物的升降机都一应俱全（曲柄就在仓库的背后）。”³这孩子还拥有一套“精良齐全的骑士装备，裁缝

特地为他按图索骥缝制了一套道地的骠骑兵蓝色制服及其所有配件”。他有一匹塞满填充物的栗色小马标本，取名叫阿希尔。对阿希尔，他施予“温存的爱抚”，但“并非出于骑士精神，这一点我很清楚，而是由于这小生物，它的毛皮，它的蹄子以及它那两个小鼻孔使我有一种亲切感，就象我在童年期间纳集了许多小狗礼品，搪瓷的、纸制的和陶器的，哈巴狗，达克斯狗，猎狗，我总喜欢用软缎缝的鞍褥子和从妹妹的聚宝盆里寻出的布片把它们装饰起来。”⁴这是他三十岁时的回忆，其中包含着 he 那种宽泛意味的嘲讽，那种能将“对生物的亲切感”解释为对小马标本及配有华丽鞍褥的陶瓷哈巴狗的喜爱的幽默。几年后，在有人公开指责托马斯·曼对自然万物毫无感受能力时，他在一封信中驳斥道：“我很坦然，我明白，我与自然并无隔膜。”⁵ 几乎在同时，他还把自己比作“一棵生就的室内椴树……”⁶

托马斯·曼还回忆起那个属于哥哥亨利希的木偶戏院，那里已绝无嘲讽的口吻了。孩子们将小戏院装饰起来，亨利希拿出了道具和“小姑娘”朗诵的德语童话（这大致是戏的素材），然后，“门窗紧闭，奇妙的音乐剧”上演了。“不过，我可以说，”托马斯·曼继续谈道，“我玩时是无需什么物什器具的，静静地沉迷于自己自由翱翔的想象之中，我便感到满足，那想象力是我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夺走。”⁷

这孩子为自己绵延无尽的梦，为那产生于一切创

作之前的思如泉涌的境界专门找了一个自由天地——祖母，参议夫人，伊丽莎白（贝特西）·曼在孟街的那所房子连同它狭长的“街心花园”。他躺在房子的后面，四围皆是砖墙与建筑。走进房门，穿过瓷砖地面、高深阴暗的前厅，径直便能到那里。园子的尽头仍立着那棵核桃树，而后房当年的那间弹子厅则已从参议与客人尽兴游乐之所沦落为堆陈旧物的仓库了，倒是孩子们因此得了个合意的藏匿之处，这在父母的宅第里是无法寻求的。

这个家庭的社交生活业已转移到了贝壳洼。老宅及其高悬于大门之上的“神佑”匾，那沙龙四壁的风景裱画，都未曾领略过如今这里的风光荣耀。新宅的建造、装饰均是追求的“奠基者年代”^①那个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奢华风格。底楼辟有事务所，二楼是舞厅，住室和沙龙。设在悬楼的沙龙高敞明亮，议员夫人常坐在那架贝希施泰因钢琴前弹奏、演唱。在托马斯·曼的青少年生活中，母亲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最先滋育、教授了他，同时，她演奏音乐，撩起了他的梦游神思；她讲述故事，展开了他想象的翅膀。她的气质，她那全然非吕贝克的禀赋，

① 十七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即1871年以后的年代。当时出现了一个经济高涨期，许多工商企业创立，同时也兴起一股模仿旧时风格的建筑热。

显然比父亲的精明练达、身居显要更加强烈地使这孩子早早就感到了自己家境的优越。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到晚年，母亲在托马斯·曼的心目中始终保持着鲜明生动的形象，这形象的“两个动机”^①无疑就是“音乐天赋与远乡异土的风格”。⁸到了更加成熟的年龄，父亲才成为托马斯·曼的比照对象，他在这位汉萨显贵无可置疑的名望与其自身的成就之间作起比较来，显然二者未必可比。

“我们的母亲生得非常美，她具有南欧人象牙般的肤色，高贵挺直的鼻子和那张在我看来极富魅力的嘴，她生就一副西班牙人独具风格的仪态，类似的某些特征我后来在一些著名的舞蹈艺术家身上也曾发现过”。⁹尤莉亚·达·席尔瓦—布鲁恩斯生于巴西，确切地说是生在巴西的安格拉多斯雷伊斯附近的热带原始森林，在其父母从他们的一个农场去另一个农场的途中，当时，母亲森霍里塔·露易莎·达·席尔瓦乘坐着滑杆，父亲约翰·路德维希·布鲁恩斯骑在马上，黑奴前后簇拥护骑。尤莉亚的父亲是高大、金发的德国人，他沉默寡言，北方祖籍，亲戚们都定居在吕贝克；她的母亲是个巴西女子，葡萄牙殖民者的后裔。尤莉亚自小就是在安格拉父亲的这块领地上长大。日后，这里

① 原文 Motive，作为文艺术语的“动机”，类似音乐术语中的“动机”义。

的风土人情便自然成了她常向孩子们讲述的话题。

母亲早逝后，父亲把这个七岁的女儿和另外三个孩子一起送到了吕贝克。亲友们知道他们要来，相互间询问着：“路德维希和他的娃子们啥时到呵？”他们是由一个黑人护送来的——这在吕贝克是件新奇事——走在街上，他们不得不听任一大溜欢叫的孩子跟在屁股后面，直至黑安娜拿出糖来将他们打发走。哥哥当时十岁或十一岁，根据他的决定，尤莉亚随兄弟姐妹一道改变了宗教信仰，由一个小天主教徒变成了一个新教徒，尽管她当时只会葡萄牙语，连礼拜祈祷都一个字也听不懂。“一位矮小，驼背的女教师”¹⁰承担了这孩子的课程并负责她的教育，她叫特蕾泽·布赛特，主持着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她的老母亲布赛特老太太掌管了这个学校的经济大权。老太太教她编织，用一种有些夸张的标准德语对她说：“考(好)孩子(她说考)，你是个小傻瓜”。类似的一些话，尤莉亚多少年后还能记得，并且依她那极爱嘲弄的性格，一定要学给孩子们听的。——所有这些尤莉亚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小故事都是托马斯·曼出世之前的事，但托马斯和他哥哥亨利希听着母亲的生动叙述便仿佛历历在目。亨利希·曼以回忆录《多多斯的童年时代》为基础，写出了长篇小说《在种族之间》；托马斯则把女子寄宿学校连同其人员都“用”到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去了。在这儿，特蕾泽·布赛特和她的老母亲被揉合成为一个人物，特

蕾泽一色·卫希布洛特，一个矮小的女教师，她“弓着背，简直比一张桌子高不出多少”，¹¹尽管如此，却“绝对令人尊敬，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的说话方式。她说起话来下巴一抽一抽地动得很活跃，头也随之快速、有力地摆动，精确，无地方音，清晰、坚定，且每一个辅音的重读都很讲究。不过，她的元音听起来都显得夸张，比如她不说‘黄油罐’，却念‘环油罐’，或者干脆讲‘华油罐’……”。赛色密·布赛特—卫希布洛特这个人物还使得“快唠(乐)起来，你这好啥(孩)子”¹²这句话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句子。《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故事素材来源于托马斯·曼的童年时代，而在这个家庭的圈子里，第一个把与这部小说有价值、有趣味的东西收集起来的人便是他的母亲。

晚间，他给孩子们读书，她从自己以前的课本中找出了神话书，给他们诵读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片断，此外还读安徒生的童话，弗尔茨·罗伊特^①的小说。“梅克伦堡方言令人惊讶地从她那张异乡人嘴里流出，学得真象，令家人个个自愧不如。我带着浓厚的兴趣，一章接一章地听完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漫游时代》，它铺展，幽默，生动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相信，人们从《布登勃洛克一家》中一定可以看出我当时是怎样用心倾听的。”¹³

① 德语方言小说家(1810—1874)，其作品充满幽默。下文的《漫游时代》即他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对这位年轻人情趣的养成同样深有影响的是音乐，但要析缕母亲在这方面向马托斯·曼所传授的具体东西，困难就比较大了。尤莉亚·曼在谈及自己时曾经说，她作姑娘那会儿“更喜爱习乐而不是读书”。第一次看完歌剧（勃耶尔德^①的《雷斯夫人》），她就向布赛特小姐表示了“也要当歌剧演员”的志愿，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父亲、祖母、“叔伯和姑婶们”的坚决反对，尽管如此，她一直没有间断上钢琴课，也没有忘记训练自己那副天然的歌喉。据托马斯·曼回忆，她满腹乐章，记忆力惊人：“我母亲唱起歌来音量不大，但极为优美动听，她象艺术家那样舒缓有致，全无伤感与矫饰。她演唱的歌曲都是音乐大师久负盛名的作品，从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罗伯特·弗朗茨，勃拉姆斯和李斯特直到瓦格纳的学生们，在那美妙绝伦的音乐王国里，她游刃有余。音乐，这兴许可谓德意志民族的艺术传统中最为瑰丽的领域了，感谢我的母亲，她使音乐成为我终生的亲密朋友。”¹⁴这孩子悬楼沙龙的“一块浅灰色的圈椅里一坐就是数小时”¹⁵，不过，这并非文学描写中的汉诺·布登勃洛克音乐生活中的数小时，并不是汉诺所谛听的“繁华富丽、光彩耀人的”¹⁶《名歌手》序曲，而是“二流的、高雅的罗曼蒂克”¹⁷——肖邦的练习曲和小夜曲，是舒曼和爱德华·拉森谱曲的

① 法国歌剧作曲家(1775—1834)。

海涅，是海涅诗中所表达的细腻敏感的嘲讽。托马斯·曼十八岁那年用全名发表的第一首诗(《两次道别》)，就完全是在海涅的自由组诗《北海》的影响下写成的，其讽喻风格也是与海涅一脉相承的。

在曼家，音乐习养绝非业余消遣、满足一时好奇心的东西。吕贝克市立剧院首席指挥亚历山大·封·弗里茨与他们过往甚密，常来与议员夫人共同演奏；他小乐队里的一名小提琴手还给托马斯上提琴课。在慕尼黑期间，三十岁的托马斯·曼还曾与保尔兄弟和卡尔·艾伦贝尔格，阿尔吐尔·霍里彻以及恩斯特·贝特拉姆一起练习二部合奏和三重奏，只是到后来为了能即席演奏钢琴，他才将小提琴闲置了。在孩子们的记忆里还保留着父亲“在高级钢琴”上弹奏的背景。莫尼卡·曼的印象中，父亲是偏爱舒伯特，勃拉姆斯，施特劳斯和沃尔夫的乐曲的，克劳斯·曼则说的简单：“他弹的老是那一种节奏，既拖曳又急促；老是同样的半音渐强，同样的鼓动和引诱，同样的极度心醉神迷过后的衰竭。老是那个《特里斯坦》。”克劳斯无非是想使自己的描述不那么平铺直叙而有些味道吧。青少年时代，托马斯·曼曾经毫无保留地倾心于瓦格纳的音乐，那是在他接触到尼采的著作之前。《布登勃洛克一家》里，瓦格纳就已不仅享有热爱，同时也遭到讥讽了。这表明，他丰富的音乐经历得到了反思，并因此而具有了一种智慧的魅力。所以，他对瓦格纳的兴趣始终